

老家秘境

石头村里好赋诗

编者的话:石头是有灵性的,单说古典小说四大名著,就有三部故事开端与石头相关;石头也是村庄的骨骼和记忆,嶙峋的岩石,大小不一的鹅卵石,半隐半现的青石,有了这些石头,村庄矗立得更更有硬气;石头也走入乡亲们的生活,石头砌出院墙,方石垒成桌凳。石头多的地方,故事也多,它采集亿万年的风声,凝起千门万户的生息,用它的硬度和灵性守护着一方家园。

本报记者 许雅文
县委报道组 朱映归
通讯员 范佳丽

我是河沿的一块青石,深嵌在屋宇之中,繁华落幕,我依旧在此守候。

距缙云县城约45公里,亭亭岩岩的百丈岩下,隐匿着一个古村。这里四周皆山,蔚然深秀,村落沿山脚而建,傍水而居。

这里的古桥、古屋均以石头垒筑而成,当地人称“石头村”。炊烟的乌黑浮在石头上,青色的苔藓从桥缝中露出。它还有一个更准确的名字叫岩下村,因其坐落于巍峨险峻的百丈岩下而得名。

岩下村位于壶镇镇东北的丘间平畈里,村民过着朴素平实的农耕生活。如今,民宿开门了,驴友来了,近日又入选了第三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原本沉寂的山中小村,在这寒冷的冬天迎来一股温热。

古道上故事多

村子里的路没有变,依然是青灰色石头路,每一脚都踏在历史上。虽说石质坚硬,岁月的摩擦也已使石头棱角圆润光亮,但这石路光而不滑,干脆洁净。普通岭古道,串起的不仅是村中幢幢石头房,还有大山外的生息。

普通岭古道,据今约1500年历史,总长约30公里,一头连着缙云壶镇,另一头,翻过百丈岩,直达台州仙居。普通岭的得名,一说是因为始建于南朝梁武帝普通年间;也有一说是取“普照大地,四通八达”之意。

然而普通岭古道并不“普通”,这里曾经是重要的盐道。

崇山峻岭,蜿蜒石径,古道上深深浅浅的脚印,踏破了岩石山冈。在历史上,盐代表着权利与税收,在若影若现的时光背影里,一种远古的辉煌和久远的文明扑面而来。当年,一群贩盐的挑夫,生活就在他们的肩膀上,一头装的是柴米油盐,一头装的是千年梦想,他们翻越艰难险阻,笨重地辟开这条通道,也为壶镇带来繁荣。

普通岭古道还成就了一位皇帝。据说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曾到过岩下村。朱元璋打天下时,因金华城迟迟攻不下,他便去仙居请常遇春。朱元璋出行时,正遇腊月天,他沿普通岭古道行走,荒山野地断无人烟,又逢风雪交加饥寒交迫,朱元璋只好在“石子堆”的一间凉亭歇脚过夜,亭子名为“茅坑凉亭”,至今还保存着。

而如今的普通岭古道,已经寂静淡泊。有的只是山涧清泉、虫鸣鸟鸣,还有户外爱好者的脚步。曾经的传说虽然已经远去,但是“皇天不负有心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朴素认知,成为这里人们的生存法则。

朴实的文化况味

崇山峻岭给不了岩下村人丰富的物质资源,却给了岩下村人朴实肯干的态度。

深山丛林,山脚土壤稀薄,石头村先民没有自怨自艾,而是就地取材,用青力岩建造房屋。清水淙淙,村支部书记朱光强指着百丈溪里乌黑的大石告诉我们,这就是青力岩。

岩下村现存的石头屋有200余幢,其中古民居28处。最古老的四合院建于1700年,外面是粗糙的石头,里面却是精美的木雕房屋,壁厚窗小,

冬暖夏凉。另有众多的古祠堂、寺庙和戏台。

一米宽的石子路和五座石桥阡陌通行,构筑的是石头屋里平静的生活。80多岁的老人吕兰馨依然坚持耕种,朝而往,暮而归;门前晾晒的油茶籽、番薯干,和生活一样,摆放得井然有序;几只土狗见到生人也不怯生,摇着尾巴一路跟在身旁……

村里的老人告诉我们,这里的村民大都姓朱。始祖朱国器是北宋初期温州刺史。次子朱时周游猎括苍,慕其山水秀丽,迁居南田。18世孙朱谨之于公元1401年转徙岩下村,以此为开端,至今已绵延二十多代600余年。

位于村南的朱氏宗祠,为三进两院式,虽然戏台顶上的壁画已经模糊,但还能看到单间梁顶的牛腿,和合二仙的精细雕刻。据说,院内的柱子上曾经刻着诗书礼易春秋,而朱家也出过不少名人,比如北宋儒学家朱振,南宋时先后任通判、朝散大夫的朱庆朝。可见朱家是书香门第,后人都乐于勤耕苦读。

至今,岩下村崇文的思想仍盛。村民朱桂法16岁的儿子朱俊峰今年以班级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省一级重点中学缙云中学。每每提及此事,他羞涩的表情透露出无比自豪。“不光我儿子呢,我们这个偏远小村,今年有5个孩子考上缙云中学,还有两个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

自己便是风景

大山里的单调生活绊不住年轻人的脚步,村子里只剩不到300人,大部分是老年人,岩下村也成了空心村。

以传统种植业为主的岩下村,在壶镇向工业重镇发展的道路上落在了后头。但正因如此,这里的河水清澈见底,悠游小鱼到处可见,空气中负氧离子含量高,古民居完整保留下来,远方来客络绎不绝。

朱群芳的家里,三位东北的摄影爱好者被网上图片所吸引,便到了这里。好客的山里人,拿出冬笋、溪鱼、甜玉米招待远方的客人。当客人要求一睹当年挑夫的模样时,热情的村民们便回家拿起蓑衣,挑上担子,还原当时的情形。

从隔壁村嫁过来的陈美球搬着凳子坐在石桥上看着这一切,她正迎着太阳做一些缝纫机梭心的手工加工。桥上来往的人们驻足观看,并和她闲聊几句,而她也说会时髦的话语:“我成了别人眼中的风景。”

金桂圆也是嫁到岩下村的媳妇,她种植着20亩水蜜桃,一年约有10万元的毛收入,一家人过得和乐无忧。

金桂圆说,村子夏天是最热闹的,那时外面上学的孩子们回来了,收购茭白的客商来了,避暑的游客也来了,山谷里的热闹似乎也有了回声。

看着慕名而来的客人,金桂圆自学了导游词,每每有客人来到这里,她会热情地当起“乡村导游”,带你走上古道、古桥,为你讲一段传奇的故事,告诉你村里的新鲜事儿。

朱光强心想,我们最大的优势就在于生态好,因此不用忙着发展别的,把高山茭白种好,把水蜜桃种好,让城里客人来时能吃到土菜,吃到无污染的水果,就能留住客人。

近日,岩下村入选了第三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会有更多人慕名而来。现在的岩下村有6家餐饮民宿开起来,中午时分,朱群芳开始张罗午饭,他望着通向山下的路,心想,客人很快就要到了,石头村的新故事已经开篇。



这里的古桥、古屋均以石头垒筑而成,当地人称“石头村”。吕建明 摄

老家学堂

石城情说

县委报道组 汪峻

常山,这个石城,千百年来,那些世代以石为生的人们采石、刻石、贩石,生活极其艰辛,如果说这是造就了坚毅刚强的常山男人,那么常山港江畔长大的女人,定是水做的,柔情秀美。

西砚含泪

到过常山的人都知道,青石镇砚瓦山村砚瓦山有一宝——能预测天气的砚瓦石。每逢雨天来临,红色砚瓦石就会隐隐渗水,犹如含泪哭泣。

老石工道出了其中凄美的故事。

一个落魄的书生进京赶考,途经溪口(即青石镇),数日的大雨致使常山港江水暴涨,唯一通往京城的道路招渡渡不能通行。凄冷的风雨夜中,一个以开采砚瓦石为生的石工,收留了这个又累又饿的穷书生。

雨,足足下了有两个多月,书生错过了考期。但在这里,书生却爱上了石工有才情的小女。在那些焦急等待的日子里,姑娘为书生研墨,共读圣人之道,姑娘的柔情抚平了书生的焦躁,姑娘的才情与书生的文才琴瑟和鸣。老石工从砚瓦山上采来并精心雕琢的一方西砚,见证了两人相知相惜的情愫。

就这样,青灯黄卷,终于等到会试又至。行前,姑娘将那方西砚藏进了心上人的行囊。

书生最终高中,且颇得圣上赏识,将一腔热情寄予工作,把儿女私情全部抛诸脑后。

光阴荏苒,一年又一年过去。一个盛夏的黄昏,天气闷热得让人窒息,书生突然感到有些心神不宁,第一次给自己放了个小假,提早回到了家中。来到书房,他发现略有薄薄的一层灰尘,唯有静静躺在书桌一角,从常山带来的西砚,却是有点湿漉漉的,隐隐透出水来,好似正在哭泣。轰隆,这时天空猛的一个响雷,雨倾盆而下,书生记起了那个常山港江畔的纤细身影。

终于,书生又回到了石乡,看到的却是空荡荡的院子。姑娘的父亲开采砚瓦石时,不幸从山上滚落;姑娘因无助的悲伤和生存的痛苦,在那个雨夜里玉陨香消。原来书生看到那方西砚含泪哭泣,竟是姑娘送来对书生最后的呼唤。

老石工告诉我们,从此砚瓦山上开采出来的砚瓦石,雨天来临前总会噙着泪水。



砚瓦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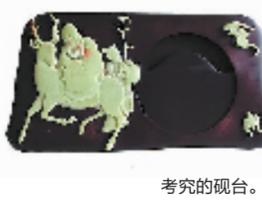
常山石,千变万化。



《喜上眉梢》



《太白邀月》



考究的砚台。



常山,处处是石头的故事。

凤帔之殇

在常山,石头默默讲述着刻石人的心路。

石刻一画一雕,好坏全在笔和刀上。昔日,荷塘溪两岸汪徐两家,汪家一刀法,男子的刀,一刀落下,不二刀;徐家神点睛,女因的笔,龙有神睛,飞天去。所谓汪家的龙,徐家的凤,由此而来。

徐家认为,神点睛汲取了女儿之灵,令石头通灵。因此择选女儿自幼栽培,成年后翘楚即授“一支笔”之称,入画苑钻研族中秘藏神术,也将传承家族的荣耀与兴盛,终身不得婚嫁。

两个家族的纷争,使得荷塘溪成了一条永远跨不过去的河,但这里却一直是一家共同的浣洗之地。徐家女儿总会独自来到那棵垂杨柳下,看大道上人们簇拥着的花轿,怔怔地发呆。谁都不知道,她悄悄地为自己做了套精美的嫁衣。

不知哪日起,她发现有个人,会同时出现在对岸,他好像是汪家小辈中那把最出色的刀。隔着溪,她时刻都能感觉到他的目光。

花开花落日复一日,她的画技越来越精湛,族长认为她完全可接过“一支笔”的重担。只是对岸传来,那把刀刻出的仙子一颦一蹙依稀看到她的影子。神术外泄,族人自然将怀疑目光投向了她的,于是就有人“不小心”在她房间里发现了那件极为精美的嫁衣。

族中一致裁定,此生她永远不许跨出那道院门,虽觉委屈却也无奈接受。而当她听得到要当众烧掉那件嫁衣时,她一把将嫁衣抢回夺门而逃。

孤立无助的她,只好跨过溪流去找他。徐家人操起家伙,冲到对岸。得知这一讯息,作为老对头,汪家人极尽嘲讽,火上浇油。

他护着她消失在夜色茫茫的山上。愤怒异常的徐家人将手中的火把扔向了大山。大火烧了七天七夜,在漫山灰烬中,人们在砚瓦洞发现了窒息而亡的两人。

直至今日,每到夜深人静之时,人们似乎还会听到山洞里传来咚咚的铜锣声,据说山神专门为他们请来了戏班子。老石匠们则会借此对后辈忠告,刀法全因情自心来,而日臻化境,其实最上层的石刻之技还是心术。

白鹭情长

三月,谷雨,柚花大放,生活在常山港边上的人们迎来一年一度的放花节。

放花节,是石人最盛大的节日。因为三衢大地将进入雨季,借助水涨之势,石头运输固然更加容易,但暴涨河水带来的危险会比平日增加数倍。这一天,女人们必须出门,要虔诚地去采集柚花,将之撒往江中,期望花精能替代自己慰藉河灵,护佑家中男人水上平安。又因常年在外的男人这一日必定返乡,短暂的欢聚也是个绝佳的机会,节上狂欢的年轻人将千方百计去寻找自己的有情人,定下姻缘。

不管前途多么充满风险坎坷,这一刻对所有人来说是最幸福的时光,可叶家的花娜却没有机会感受。

相传,花娜出生在柚花飘香的日子,母亲为之难产身故,她也因受风寒侵袭,打小落下病根,日夜咳嗽不止。木土说她中了花邪,郎中称她绝对过不了花季之年,乡人视她为病魔鬼,家人从小就将她关在后院,任其自生自灭。

唯一陪伴花娜的是后门邻家的小哥。无数个清晨,花娜的小哥会为她收集花儿上的雨露,去滋润她孱弱的身体,他笃信,既受花邪,花露当解之,当然最好的还是病首——胡柚花。

邻家小哥渐渐长大,走上了贩石之路。每次远行返乡,他总会带回各种好吃的、好玩的,还有一大罐的花露。渐渐地,花娜苍白的脸颊变得红润动人,仿佛换了个人,格外光彩照人。

不知不觉花娜十六岁了,熬过了花季,迎来了放花节。花娜款款而来,她的美让人们为之迷醉。她等待着她的邻家小哥,等来的却是一具冰冷的尸体。花娜怔住了,脸上露出浅浅一笑,猛地抱起小哥,投入江中。众人跳入江中企图抓住她,但已来不及了。

白天到黑夜,天上的白鹭仍在不知疲倦地依次扎入水中,不停地哀鸣着、寻找着,在江上盘旋数日,终不离去。

白鹭们最终在常山安了家,一代又一代繁衍下去,至今常山港上还能看见它们孜孜寻觅的身影。



远方来客描画风景。吕建明 摄